

谢蔚明 著

岁月的风铃

人生与艺术丛书



583839

期

4

号

2073

5

5



C0168029

岁月的风铃

谢蔚明 著

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(津)新登字 006 号

人生与艺术丛书

岁月的风铃

谢蔚明 著

*

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)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山东省德州地区新联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960 毫米 32 开 6.375 印张 2 插图 116 千字

1993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7-5309-1898-2

I·81 定价:3.15 元

总序

柯
灵

人生华妙，世象纷披，缪斯女神用诗展示锦心绣口，咏叹讽颂；用小说铺叙悲欢离合，灵肉升沉；用戏剧传奇，衣冠优孟，生旦净末丑，神仙老虎狗。诸种身眼手法，别具风韵，各有千秋。而包孕天地万汇，人海波澜，闾远精微，无所不窥，无所不亲的，却是散文这一族。

散文显示宇宙广袤悠邈，造物的神秘，人工的瑰丽，空间无边无际，时间无始无终，物质世界的品类和运作无尽无穷。散文也反映心灵世界辽阔深邃，可以注视当今，回眸过往，

放眼未来。可以抒忿懣，摅忧患，展玄思，发狂想，叙欣悦，寄幽愤。歌之，颂之，责之，笞之，哀之，哭之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或与龙虎共吟啸，或与花鸟共笑啼。

散文最贴近生活，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，清谈娓娓，私语絮絮，可上九天摘星，可在樨中捉虱，意到笔随，不拘一格。寸楮片纸，却足以熔冶感性的浓度，知性的密度，思想的深度，哲学的亮度。一卷在手，随兴浏览，如清风拂面，明月当头，良朋在座，灯火亲人。

散文创作不但考检文字工力，也验证情操性行。文字虽小道，却是探察内心的窗口，或庄，或谐，或如姜桂，或如芒刺，或慷慨放达，或温柔敦厚，或玲珑剔透，或平淡自然，发乎性，近乎情，丝毫勉强不得。或真纯，或夸饰，或朴实无华，或锦绣其外败絮其中，也瞒不了明眼人。流派纷陈，是精神领域宽广的表现。物质贫乏暴露社会落后，精神贫乏表示民族衰老。一切文学艺术产品，在商品社会里，自然要进入市场流通，但艺术无价，灵魂无市。

善哉人生，美哉艺术，妙哉散文！

1993.1.8.

目 录

总 序 柯 灵

/齐白石	1
/枝巢子	13
/朱启钤	19
/郭沫若	25
/阿英	32
/张恨水	36
/徐悲鸿	40
/刘海粟	44
/张伯驹	57
/陈梦家	71
/华君武	75

/黄裳	94
/墨人	102
/许姬传	110
/苏青	118
/徐铸成	129
/张友鸾	144
/子冈	153
/王瑶卿	157
/刘喜奎	166
/肖长华	181
/俞振飞	185
后 记	197

齐白石

最近读到一篇文章，其中透露齐白石大师一幅画在香港拍卖的情况：“齐白石于 93 岁时所作‘一帆风顺’，以 62 万元港币售出。”读了这段文字，不禁缅怀大师光辉的一生和几度走访寄萍堂的往事。

北京西城有条街叫作贵人关，旧名鬼门关，一个令人生畏的名字，国画

大师齐白石于1920年在鬼门关定居，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记事：

秋风吹袂异人间，
久住浑忘心胆寒。
马面牛头都见惯，
寄萍堂外鬼门关。

改名贵人关以后，叫的人也不多，只要提跨车胡同15号，北京蹬三轮车的都知道是齐白石的家，因为周恩来总理到过，外国贵宾到过。跨车胡同15号是一所大四合院，住宅后进是大师的画室，题名寄萍堂，堂上悬挂着王湘绮书写的寄萍堂横额。

寄萍堂门外长廊上装置了一道铁栅栏，中间有门进出，晚上上锁。当时年轻，不谙世事，觉得这种类似监狱式的设施有碍观瞻，根本没有想大师为安全设防用心良苦。有些人说这老头真怪，当作笑话讲。看到今天许多城市人家装铁门上锁，觉得当年的见识浅陋可笑。

寄萍堂内青砖铺地，正中设有方桌以及椅凳，东首是一张藤椅，西边是高大的立柜，旁边是画案。大师面貌清癯，疏疏的银须垂在胸前，戴眼镜，身穿灰布长衫，头戴没有帽沿的灰布便帽，布袜布鞋，黑布裤子的裤脚上扎着布带；如果是夏天，穿白布短褂裤，一身中式衣着，不脱劳动人民本色。

寄萍堂最初营建在湖南湘潭大师故里，时间是民国二年，他本意终老故乡，后来为躲避兵乱到北京，58岁那年在鬼门关外重建寄萍堂，度过了最后38年岁月。

白石以绘画闻名于世，37岁以前，以工笔为主，40岁起，开始远游，西安、江西、广东、广西、江苏、上海、北京，到处留下他的脚印。画风随之渐起变化，用大笔师法吴昌硕的大写意花卉翎毛。他早年的工笔画被称为绝技，家里养着纺织娘、蚱蜢、蝗虫以及其他生物，朝夕观摩、写生，时间一长，自然传神乱真。50年代，北京白石画展上曾展出过他早年的工笔画，所画的知了，能透过翅膀看到背上的脉络，见者称绝。

白石遍游南北名山胜水的同时，先后结识了樊樊山、李瑞清（清道人）、夏午贻、郭葆荪、曾农髯、陈师曾、姚茫父、陈半丁、罗瘿公、汪蔼士、朱悟园、肖龙友、林琴南、徐悲鸿、陈散原、贺履之……其中陈师曾、徐悲鸿成为白石艺术的支持者、宣传者。陈师曾赠诗白石，结句是：“画吾自画正合古，何必低首求同群”，给白石很大的启发，在接近花甲之年开始“衰年变法”。生活环境的改变，诤友的期许，成为白石艺术道路上重大的转折。他独创的红花墨叶两色花卉、浓淡几笔的蟹和虾，是建立齐派画风的标志。

在北京护国寺大街梅兰芳寓所的饭厅西墙正中，常年挂着白石画的藤萝，大师题画是：“画有小学，学其不曾见者画，举目得见之物，欲学前人，其人过于蠢也，余画藤不似前人。”又题：“此幅自藏两月，因世乱未曾与人，六月中始赠浣华仁弟法正、兄齐璜同在燕京。”未具年月，我曾叩询梅先生受赠此画时间，梅先生说，记不得确切时间，大约是民国十年。我认为可信，理由是，二十年代初是齐、梅订交时期，也是袁年变法发轫阶段，画上题词贯彻了变法主张。民国九年夏直皖战争爆发，所以有“世乱未曾与人”的话。梅先生于1961年病故，后来又发生“文革”破四旧灾难，不知此画是否幸存？

齐白石与梅兰芳订交始于1920年，《白石诗草》有记载：“庚申秋九月，梅兰芳倩家如山（即齐如山，1875年生，1962年卒于台湾，是建立梅派艺术有力的推动者——笔者）约余缀玉轩（梅早年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的寓所——笔者）闲话，余知兰芳近事于画，往焉。兰芳笑求余画虫与观，余诺之，兰芳欣然磨墨理纸，观余画毕，为歌一曲相报，歌声凄清感人，明日赠之以诗。诗云：飞尘十丈暗燕京，缀玉轩中气独清。难得善才看作画，殷勤磨就墨三升。西风飐飐袅荒烟，正是京华秋暮天。今日相逢闻此曲，他时君是李龟年。”白石又说：“梅家

植牵牛花百种，花有极大者，巨观也，从此始画此花。”并题有“百本牵牛花碗大，三年无梦到梅家”的诗句。

陈师曾、徐悲鸿是白石的莫逆之交，他们的友谊之深，体现出“不以生死易交情”的风范。

陈师曾系出名门，祖父陈宝箴，父亲陈散原。他在诗、书、画艺术上的造诣，达到很高境界。他多次东游，和日本文化艺术界人士都有密切交往。1922年春，师曾携带白石的画重游日本举行展览，立即销售一空，得到巨额润金。日本还给白石的作品拍摄电影放映，使他“名动海外”。同年夏天，师曾从大连到南京料理祖母丧事，不幸猝然病故，年仅48岁，给白石感情上很大打击！他在挽词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：“君我两个人，结交重相畏。”“君无我不进，我无君则退。”又在亡友画上沉痛地题诗：“安得故人今日在，尊前拔剑杀齐璜”。

艺术大师徐悲鸿是白石晚年的知己，是他把白石推上大学讲坛的，同时把他的作品介绍给西方。1953年9月23日，悲鸿因脑溢血逝世。白石家人不敢把这一不幸消息告诉他。老人就问：“徐先生常来看我的，怎么好久不来？”家人就托词说是出国访问、出差。拖到第二年，在白石焦虑不安催问之下，家人觉得瞒不住，才如实相告；他听后，两行清泪夺眶而出，立即要护士夏文珠陪他到东

城禄米舍徐宅吊唁，一进徐宅厅堂，看到正中墙上挂着一尊冯遗像，就行了跪拜大礼，表达他感恩知己的心情。

白石在艺术上的高度成就，除客观因素，在主观方面，是天才和勤奋。笔者曾经看到他85岁时一幅画的题词：“昨日大风雨，心绪不予，不曾作画，今朝制此一张补充之，不敢一日闲过也。”天道酬勤，他之所以成为艺术大师，“不敢一日闲过”的自我要求，正是成功要素。他一生中画了多少画，无法计数。中年时期，精力充沛，兴之所至，一天作画数十幅。五十年代的北京书画店里，经常出售他的作品；到寄萍堂向他求画，总是有求必应。我认识一位叫刘金涛的中年裱画能手，名家如老舍、罗隆基得到白石大师的画，都找他装池；白石裱画，也找他。刘师傅腿勤，大步流星走路，经常带着白石的画到处串门兜售，其中大部分是早期之作，要价也公道，成交与否，他总是一脸笑容。浦熙修同志和我从他手里买过画，也请他裱过画。

大师留下的文字，多次记载他做梦情景，画过一幅《扶梦还家图》，是定居北京后画的，画一老人拄着拐杖走在山间小路上，山间人家小孩出门迎接。大师题画诗是：“老屋风来壁有声，删除草木省疑兵。梦中大胆还家去，且喜儿童出户迎。”后面又题了几行字，大意是说，多年后重观此画，年事更

高，又加题记，赠与刘金涛存念。满纸洋溢老人炽热的思乡之情和乱离之苦。这幅力作，五十年代曾多次在北京展出。廖静文女士撰写的徐悲鸿传记一书中，提到刘金涛，称之为裱画大师。倘如健在，已有七旬以上年纪。

白石大师画画，运笔神速，这指的烂熟于心的题材，教观者体会到百炼成钢、柔能绕指的哲理。

只有一次，看到他用慢节奏画画。

那是1954年6月中旬，我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公布后，大公报记者肖凤约我领路造访寄萍堂，要求大师画和平鸽；他晚年谢绝“指名图绘”，我们冒昧地提出这一要求时，大师正躺在藤椅上休息，听说是宣传宪法，没说一句话，就轻轻地点头，表示接受我们的请求。鸽子是吉祥物，象征和平，西方画坛大师毕加索开风气之先，画的和平鸽飞遍了全世界，白石大师想必也了解。此刻，他起身走向画案，铺上宣纸，护士夏文珠连忙磨墨伺候，往日他总是从笔筒里抄起毛笔蘸墨作画，今天却拈起炭笔先打底稿，这一异乎寻常的动作，引起我们的惊奇。不一会，画出鸽子的形体，他仔细端详，看到不合心意处，用手指抹掉，补上新的笔意，然后才拈起毛笔落墨；接着换朱笔画脚胫，眼睛部位也涂上一圈红晕，一只口衔宪法册页、展翅飞翔的和平

鸽跃然纸上。画成，没有按照平时习惯题字铃印，而是张挂起来，转身退到藤椅上躺下，面对画幅凝神审视片刻，再起身走到画案前设笔润色。经过三易画稿，感到满意了，这才提笔题句落款：

迎接中国人民第一个宪法 白石老人九十三岁作于京华

最后，郑重地铃上两方印章。

大师在作画过程中，我们看到他额头上渗出汗珠，看到他脱长衫露出贴身的短褂，目睹这一情景，不能不为大师严肃不苟的创作态度所动容。他拥护国家大法的一片赤诚，更令人肃然起敬。

时隔不久，再访寄萍堂，发现走廊上添了几只鸽子。不言自明，大师饲养它们，是当作活画谱观察的。他早年画虾、蟹、草虫就是以造化为师，才达到下笔形神兼备的境界。

1953年，陈钦源兄结婚，希望得到大师的画，我就邀约浦熙修同访寄萍堂求画。那天大师一人在家，平时护理他的夏文珠女士恰好有事外出。大师看到是熟人来，显得很高兴，就招呼我们在方桌前就坐，接着撩起长衫下襟从腰部掏出一串钥匙，打开大立柜的中式铜锁；对于大师从不离身的那串钥匙和紧锁的大立柜，社会上有过不少神秘的传说，因而引起我们的注视。柜门开处，就看到里

面成束的纸张，还有成轴的字画堆放在一起，猜想大概是他手迹，当然不好动问，只看他下一步动作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他那阔大的手拿出来的是—罐茶叶，一边还向我们介绍“这是龙井茶”，我们顿时明白他要做什么，长者的厚爱，倒教我们坐不住了。接着，他又取出两只茶杯搁上茶叶沏上热水，我们慌忙起身接过茶杯刚刚放下，他又从柜子里拿出一盒彩色包装纸的菠萝饼干，动手撕包装纸，我们赶紧按住他的手不让撕，他哪里肯听，还是把饼干盒打开取出一迭饼干叫我们尝尝。受宠若惊，就是我们当时的感受。

大师张罗一番接待之后，听说我们要请他画画，就给我们各画了一幅长三尺的水墨写意画，熙修得到的是一幅墨荷，给我画的是六只小鸡。我又提出朋友结婚，想请老人家画画作为贺礼。熙修就说，老人家也该休息，天色也不早，改天再来吧。大师说，“没得事，现在就画”，边说边顺手在案头拿起一张尺幅的宣纸画了一对鸳鸯，题了上下款。最后计算润金，按润例，每尺是4元4角，我和熙修各付13元2角，他收下了。当我要付那幅鸳鸯图润金时，大师不肯收，还说，“这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，祝贺新婚夫妇白头到老。”大师这样一讲，我只得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幅鸳鸯画还保存了下来。不幸的是，质朴敦厚的钦源于三年前

猝然病逝，令人伤感。

当我们起身告辞的时候，大师说：“我给你们叫三轮车。”边说边拿起手杖送我们。又教我们慌了手脚，连声“请留步”，他还是拄着手杖把我们送到大门口。手里捏着钱，冲着远处几辆蹬三轮儿的叫唤“车子，车子”，我们不忍心让老人破费，两人低声交换意见，谎称还要到附近的师大附中看个朋友，不需要坐车。他似乎识破我们的谎言，继续招呼三轮车，情急之中，我们逃窜似地加快步伐走开，一边回头向老人挥手致意告别，走到西边拐弯的地方，扭转头一看，老人扶着拐杖站着不动目送我们，捏着钱的手似乎在微微颤抖。次年，同样美好的北京深秋时节，白石大师离开了人间！岁月悠悠，转眼三十多年，一经回想这件往事，仍然感受到长者遗爱的温馨。不了解大师的人，说他吝啬，更难听的是说他视钱如命，真是厚诬长者了。

1954年秋，黄裳兄有结婚之喜，他是白石大师作品的爱好者，盼望得到他的画做纪念，我就晋谒大师求画作为贺礼相赠。他画了一对鸳鸯在红荷下戏水。可惜的是，这幅画在十年浩劫中被抄走，后来发还的是大师另一幅作品，也算不易的了。

白石大师“卖画自活”，淡泊名利。友人劝他“游历日本，其言甚切，以为兼卖画足可致富。余答